

传统“慎独”道德精神及其现实价值

张世友

(涪陵师范学院 社科部, 重庆 408003)

摘要:“慎独”是传统儒学倡导的修身方法和推崇的修养境界,其蕴涵着相当丰富而深邃的道德精神。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诠释传统“慎独”的道德精神,不仅能深入领悟“慎独”在古代道德实践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而且更能发掘“慎独”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现实价值。

关键词:儒学;“慎独”;道德精神;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4)05-0028-04

道德精神即道德实质、道德要旨,是人们在具体道德实践中逐渐积淀起来的道德精要所在。“慎独”是我国传统儒学伦理中道德实践的重要内容,自先秦儒家开始,便受到历代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诠释性发挥,形成了包融诸多道德精神的重要思想。“慎独”思想不仅在古代的道德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

慎和独作为单一概念,曾广泛见于先秦典籍。在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中,“慎”字见于“克慎明德”,意为能够谨慎地明察德行;“独”字见于“无虐茆独”,意为不要虐待寡寡孤独、无依无靠之人。《诗经》中无“慎独”范畴出现,但却暗含后来慎独学说的义蕴。《大雅·思齐》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大意为,一个人虽于幽隐之中而心存戒惧,有所持守,不可恣肆妄为。这显然是潜在的“慎独”思想。战国至秦汉之际,“慎独”开始作为独立范畴出现。《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章开宗明义提出慎独思想。《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学》讲:“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慎独”作为儒学伦理的重要修身内容及历代社会倡导的美德,大致包含着狭义和广义两层意思。从狭义上说,“慎独”一般指“慎其独处之所为”,即独处无人时,自己的行为与思想要谨慎不苟。因为,从常理看,人们处于纪律约束和他人的监督之下,往往能够遵守道德规范,基本做到循规蹈矩。

而在外界压力消失,没有他人监督的时候,因不担心被他人发现而受罚,就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行为也可能出现偏差。这种“慎独”表明的显然仅仅是“唯独”。而事实上,先贤哲人眼里的“慎独”,除狭义的“唯独”要求外,这个“独”,还当为“泛独”,即“慎独而不独”,这就是广义的“慎独”,也就是“唯独”再加上“慎其无人监督之所为”。不管有无人知,都要一丝不苟地按照道德规范做人做事,“人前人后一个样”,绝不因“不为人知”而为不该为之事,也不因“以为人知”而做表面文章。不因他人监督而弃恶,也不因他人监督而为善,总是以社会的道德规范为准则,自我监督、自我克制、自我完善,为善弃恶。无论何时何地,都做到行为高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君子慎其独,非特显明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外,粗精隐现,无不慎之”[1](卷六十四)。

“慎独”思想直到今天仍然熠熠放光,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没有因政权的更替而消失,原因何在呢?只缘于其本身蕴涵着深邃而强有力的充分体现人主体能动性的自律力量。一直以来,“慎独”不管是被直接从修养论角度,作为一种自我道德修养方法来推崇,还是上升到境界论的高度,作为一种经由自我道德修养后达到的境界来看待,都明显昭示出人的一种本质精神:“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日不显,莫予云观,神之恪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2](《诗经·大雅》)即于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闻之际,也应做到问心无愧。不要以为屋里漆黑一团,无人监督,便失去兢兢业业之心。换句话说,不管别人在场不在场,注意不注意,都要自觉谨慎自己

收稿日期:2004-02-10

作者简介:张世友(1969—),男,重庆垫江人,涪陵师范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传统道德教育与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研究”(03JWSK15)

的内心和行为,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自觉防止违背道德的观念或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言行,做一个真正的道德高尚的人。

二

“慎独”能够受到历代德育思想家们的高度重视,究其根源,关键在于“慎独”被长期作为“入德之方”[3](卷八),强调人们在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谨慎地遵守道德原则,自觉地按照道德规范行事,不做任何不符合道德的事情。“慎独”的这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自律思想,其实包含着相当广袤精深的道德精神。概言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诚己正心的“慎隐慎微”精神。儒家经典《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强调“道”“不可须臾离”正是“慎独”得以成立的理论根据。作为君子即便是在他人看不见、听不到自己言行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检点自己。虽独处之时人所不知,但越是隐蔽的地方越是明显,越是细微的地方越是显著,“人有是心在隐微,必乘间而见,故君子虽处幽独,防亦不懈”[4](《正蒙·神化》)。由于“幽微者,显之原也;孤独者,见之端也”[5],幽微比显见处于更为根本的地位,“到得隐微之间,人所易忽”[1](卷六十二),也就是说,隐微之地,人们更容易放松自己,故程端蒙在《性理字训·学力》中才明确强调:“幽隐细微,必谨其几,是曰慎独。”意思是说,在无人所知、无人所见的幽隐细微之地,必须特别警惕自己的恶性,戒慎自己萌动的善恶意念,自己当自己的监督者,才能称为真正的慎独。

(二)自我约束的“慎言慎行”精神。《诗·大雅·抑》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就是说,白玉之瑕还较容易磨去,但言语若有错误却很难把它收回。《左传·昭公八年》中也有“君子之言,信而有征”的话,强调说话要有凭据,认为信口开河是结怨招祸的根由。孔子则直接以“讷于言而敏于行”[2](《论语·里仁》)作为仁人的重要标志,强调言行必须谨慎,反对言过其实,反对巧言令色取悦于人。就连极少言道德修养的老子,也有“轻诺必寡信”[6](六十三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6](八十一章)这样的隽语名言。《易传》把能否“谨言行”作为事之成败的重要因素,《礼记·缁衣》告诫君子要“谨于言而慎于行”。嵇康的《家诫》、颜之推《颜氏家训》把谨言慎行引为训诫后代的重要内容。宋明理学家更把言语行为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教导弟子多在言行上省察克制,不敢有丝毫放逸,并不止一次地强调在“人所不知而已独知”时,要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保持乐观坦荡的精神风貌,谨慎不至于拘泥,洒脱不至于放逸,修养健全的人格。

(三)理性自觉的“慎欲慎辨”精神。先秦时期,道家首先对“欲”发难,认为嗜欲害性害身害国,提出“罪莫大于可欲”[6](四十六章)、“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7](《大宗师》)。墨家也讲“欲恶,伤生损寿”[8](《经说下》),主张去欲而用仁义。儒家对“欲”虽不囿于极端认识,却也认定欲之过分放纵会招致祸

患,多欲伤德,强调“贪欲者,众恶之本;寡欲者,众善之基”[9](《慎言·见闻言》)。呼吁“养心莫善于寡欲”[2](《孟子·尽心下》)、“欲慎其独,心不可有须臾之动”[10](《复性书中》)。人要恢复清静本性,必须扼制人欲,对欲望道德与否进行谨慎审视与合理追求。至于“慎辨”,《中庸》有如下表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2]意谓君子要努力做到真诚,就要选择美好的目标执着追求;广泛学习,详细询问,周密思考,明确辨别,笃实践行。以此为蓝本,明清学者王夫之在《读四书大全说》中,针对人自身修养过程进一步作了这样的阐释:“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于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即是说,人们在进行自身道德修养过程中,决不能随意轻信盲从,必须对所为之事谨慎思考和辨析,方能最终有所收获。

(四)坚持不懈的“慎始慎终”精神。就“慎独”本意而言,不论是《大学》、《中庸》阐释的“慎独”是为隐微处自慎,还是李翱、朱熹认为的“慎独”是对一个人喜怒哀乐情感及思想未发作时的一种警觉,是防患于未然的意思,我们都能看出恪守“慎独”的另一层修养含义,“慎独”二字,无论远近终始,都是滚作一段,更无可间断离析处,不可须臾离”[11](卷二十三,《天关语通录》)。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从一开始就慎重对待,开个好头,并一如既往地努力和锻炼,慎终于始,就能善始善终。同时,也只有“不以视之不见而移其心,听之不闻而变其情”[12](《慎独》),慎终如始,方能领悟“慎独”修养方法的真正意蕴。

三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一般优秀道德,都具有一种特殊的适应现实的功能,不管社会现实如何变,该道德的精华部分,总是能够为新时代所吸取、利用,它总是能够在新道德的建设中,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价值。从深层次看传统“慎独”,它主要是蕴涵了一种道德主体自觉克制自己,长期不违背仁德,“能慎独,故能克己不贰过,而至于三月不违”[13](卷二十二,《山东乡试录》)的道德精神。由于有这种精神的强力支撑,“慎独”思想才经受住了历代道德实践的洗礼,直到现在仍然兴盛不衰。“慎独”作为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精华部分,它在道德实践中的辉煌成就不仅没有被无情的岁月所掩埋,恰恰相反,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场景中,却更加绽放出了耀眼光环,呈现出了对道德主体修身实践的重要现实价值。

(一)传统“慎独”道德精神有助于增强现实道德主体修身养性的真诚性。诚,是包含在“慎独”中的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慎独”是以“诚”为前提的。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2](《孟子·离娄上》)荀子则讲“不诚则不独”、“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14](《不苟》)。《大学》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修养经由八个步骤,这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简称为“八条目”。在“八条目”中,最关键的就是致知和诚意,诚意是关键中的关键。诚意的根本

目的就是“诚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由诚而善不只是自身进于善，而且又能因己之诚、善感化影响他人，使他人也进于善，也就是《中庸》所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一个人能够以诚对自己，才能表现真性情。“惟天下至诚，为能化”，一个人能够以诚对他人，才能发生感化的力量。“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15]（《大学章句》），“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6]（《通书·诚下》）。人们只有真诚地恪守一定社会的人伦道德，忠诚老实，言行一致，鄙弃虚伪，实事求是，才能真诚地按道德规范办事，进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否则，丢掉“诚意”，“慎独”就是一句空话。

（二）传统“慎独”道德精神有助于提高现实道德主体修身养性的自觉性。《淮南子·说山训》说：“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行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这里告诉我们，君子修德要努力做到“不为莫知而止休”，其强调的正是自觉性的品格。自觉是道德主体依据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对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进行认同，为自己道德行为选择方案，确定行动路线，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达到一定的道德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大学》强烈反对“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刘勰推崇“荃荪孤植不以严隐而歇其芳，石泉潜流不以涧幽而不清”[12]（《慎独》）。孔颖达以“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2]（《礼记》）来疏解慎独。唐代著名思想家李翱更指出：“不睹之睹，见莫大焉；不闻之闻，闻莫甚焉。其心一动，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也，其复之也远矣，故君子慎其独也。”[10]（《复性书中》）这里所谓“其心一动”，指的是道德主体欲念萌动之时，在李翱看来，道德主体欲念萌动之时，就是“不睹之睹、不闻之闻”，“慎独”必须在此处下功夫。朱熹将这一思想阐释得更透彻，他指出：“独者，人所不知而已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慎，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15]（《中庸章句》）其意是说，“慎独”要求道德主体对于“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事，“尤加谨焉”，以便“遏人欲于将萌”，使其不滋长于隐微之中。显然，其强调的依然是主体在修身中的自觉性。人们只有于不睹不闻的隐微之处，能循性而行，合于常道，既做到“畏人知”，又做到“畏己知”，“苟知其理以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扩充到人所“不睹”之处，把唯恐失德的心理扩充到人所“不闻”之域，最终才能自觉内化道德规范而达到自我约束，且不会有所逾越，修身的自觉性也才能达到应有的境界。

（三）传统“慎独”道德精神有助于强化现实道德主体确认“真善一体”的修身要求。以“慎独”精神修身，首先是表现为诚，诚的要旨则在真。庄子云：“真者，精诚之至也。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知。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7]（《渔父》）朱熹讲：“诚者，真实无妄之谓。”[1]（卷十六）程颐以“实有是心”、“实有是事”[17]（《河南程

氏经说》卷八）释诚，王守仁提倡“此心真切”[13]（卷一，《传习录上》），吕坤强调“实言、实行、实心”[18]（《应务》），失却了真实、真诚、真知也就失却了诚，也就失却了“慎独”的本意。“慎独”思想要求的真，推崇的是真于善，而非真于恶。它要求人们对善，应如“好好色”；对恶，应如“恶恶臭”，其好其恶都出于真心。人们只有真诚地好善恶恶、为善去恶，方能“身恒居善”，进而“内无忧虑，外无畏恐，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12]（《慎独》），真正实现真与善的高度统一。

（四）传统“慎独”道德精神有助于督促现实道德主体落实“毋自欺、毋欺人”的修身内容。《大学》第六章开篇便说：“所谓诚其意，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2]宋明心学开山祖陆九渊在《语录上》中更是强调：“慎独即不自欺。”自欺，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自欺有许多方面的表现，宋代范浚说：“夫人之自欺非一：知善之可好而勿为，是自欺；知不善之可恶而姑为之，是自欺；实无是善而贪其名，是自欺；实有是恶而辞以过，是自欺；实所不知，而曰我知之，是自欺；色取仁而居之不疑，是自欺；求诸人而无诸己，是自欺；有诸己而非诸人，是自欺。其目殆未可殚言而悉数也。”[19]（卷四十五）所谓毋自欺，就是要避免和克服这些恶习，对自己要真心实意地为善去恶。一个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最容易为恶而“走火入魔”，故而，在这时应该特别注意压抑恶的邪火，将恶的念头泯灭于萌芽状态，自己真心为善，不能自己“原谅”自己，更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对自己说“就作这么一回恶，干了以后就不再干”。欺人，意谓欺骗别人。毋欺人，就是对他人要开诚布公，无所隐瞒。“慎独者，与人交接之本也。君子戒慎于不睹不闻，省察于莫见莫显”[13]（卷二十二，《山东乡试录》），“诚者，不欺者也”[20]（《日记类钞》卷上），“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君子所以慎独”[21]（《群珠》）。要真正做到“毋欺人”，首先是不以谎言骗人，要真实不欺，诚实无妄；其次是不伪装自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不哗众取宠、欺世盗名，要襟怀坦白，直言相见。

（五）传统“慎独”道德精神有助于指导现实道德主体准确把握修身过程的下手之处。修身虽有种种功夫，但慎独尤为重要。明末思想家刘宗周对此有独到见解，他指出，“慎独之外别无功夫”[22]（《中庸首章说》），“自昔孔孟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矣。然独体至微，安所容慎，唯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22]（《人谱类记》）。这是说，慎独是人们修身唯一的下手之处，不可不认真对待，“独乃天下之际，离合之机，毫厘之差，千里之远。苟能无所不致其慎，则天下一矣”[23]。直至清代，康有为仍有“《中庸》首陈天性之本，极位育之能，而下手专在慎独”[24]（《学记》）之一说。可见，“慎独”在修身中享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特殊功效。只有坚持慎独，人们的修身才能有真正成效。

综而言之，传统“慎独”虽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的一些封建社会的局限，比如，过分强调主观的

修养作用,忽视人的心理不能脱离客观环境刺激的实事,流于空谈心性而荡以玄虚,易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不过,其意蕴深处包容的自觉、自愿、自主、自决等自律道德教育思想,却充分反映了道德行为的本质特点。“慎独”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对陶铸我们的民族性格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即便在政治极度黑暗时期,也不乏品行卓绝之士,如诸葛亮、杨震、于谦、范仲淹、海瑞等等,这与他们注重慎独不无关系。特别是力倡慎独学说的刘戡山及其弟子,他们大多能以气节自守,或操戈抗清,或削发隐遁,或不食清粟,或殉节报国,极好地体现了“慎独”之精神。可以说,人们只要能真正按照“慎独”的要求办事,自己的道德自律便自然可以达到很高境界。明末思想家李二曲曾对“慎独”的境界作过这样的描述:“暗室屋漏一如大庭广众之中,表里精粗,无一或苟。明可以对人对天,幽可以执鬼执神。”以这种对道德主体的高标准来要求,无疑有利于把道德建设引向崇高境界。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仍极力倡导慎独。刘少奇主张把“慎独”作为共产党员修养的方法加以运用。他指出,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侯,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25]。江泽民同志强调的“四自”——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其实也是提醒党员干部要加强自我修养,注意慎独。也正因为“慎独”道德精神对社会道德实践的强大推动作用,在现代生活中,才会相继涌现出诸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一大批具有新时代“慎独”精神的道德人格典范。

参考文献

- [1] 朱熹. 朱子语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2] 杨晓明. 四书五经现代版[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9.
- [3]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4]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 徐干. 中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0.
- [6] 朱谦之. 老子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7] 王先谦. 庄子集解[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 [8] 王焕德. 墨子校释[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 [9] 王廷相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10] 李翱. 李文公集[M].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 [11] 湛若水. 湛甘泉先生文集[M]. 清康熙二十年黄楷刻本.
- [12] 林其铨, 等. 刘子集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3] 王守仁. 王阳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14]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6] 周敦颐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 [17]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8] 吕坤. 呻吟语[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1.
- [19] 黄宗羲. 宋元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0] 曾国藩. 曾文正公全集[M].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
- [21] 石成金. 传家宝全集[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 [22] 刘宗周. 刘子全书[M]. 清道光十五年会稽吴杰校刊本.
- [23] 罗钦顺. 困知记: 三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24] 康有为. 长兴学记[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 [25] 刘少奇选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责任编辑: 李观澜

The Morals Spirit of Traditional “Integrity Maintenance without Supervision” and Its Realistic Value

Zhang Shi-yo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Fuling Teachers College, Chongqing 40800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Integrity maintenance without supervision” is not only a way of cultivating one’s morality but also a cultural realm. It contains quite abundant and deep morals spirit. Comb and annotate the morals spirit with traditional “Integrity maintenance without supervision”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can deep to comprehend “Integrity maintenance without supervision” to give play to important function among ancient morals practice, but also can explore “Integrity maintenance without supervision” to the important realistic value of socialist morals construction of today even mor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Integrity maintenance without supervision”; morals spirit; realistic value